

最后

的王爷

◎ 王耀华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 王耀华 著

最后的王爷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王爷 / 王耀华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 - 7 - 5513 - 0782 - 6

I. ①最…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1439 号

最后的王爷

作 者 王耀华
责任编辑 曹彦
整体设计 前程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029-87277748
tbwytougao@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天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243千字
印 张 19.5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782-6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印厂电话:029-86290990

《最后的王爺》印象

李 星

朱常浩三岁时即被其父万历皇帝封为瑞王，封地在山清水秀、战略位置重要的汉中府。王宫、王府及王府莲池花园经过长达二十六年的建设才完工，二十九岁的朱常浩才来到封地，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风雨飘摇、日暮西山。汉中人王耀华的长篇历史小说《最后的王爺》，以正史为纲，以地方史志和民间传说为目，以朱常浩和大西王张献忠为主角，演绎了这段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王朝覆亡史，展现了战乱背景下大西南重庆、成都，特别是汉中府丰富而奇异的人文和社会景观，从崇祯皇帝到李自成、张献忠、藩王大臣无可选择的人生命运。大西王的崛起与失败，朱常浩的出逃与被杀，王府的隐秘生活，将军们的骄纵嗜杀，江湖术士的诡诈，如草芥的民命，士大夫及各色人等的投机钻营，忠诚与背叛，阴谋与爱情，残酷的死与侥幸的生，勾画出了一幅蜀地汉水、巴山秦岭广阔的历史生活图画，具有大历史与地域史、社会与人生的多重价值和意义。

2014年10月29日

李星，小说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小说评论》主编

微观历史下的大明、大顺、大西、大清帝国

——王耀华长篇历史小说《最后的王爷》解析

寇 挥

一部小说写了十六年时间,没有非凡之处,是不可能完成的。作为读者,阅读这样的作品,既能享受到小说艺术的乐趣,更为重要的是,还会学习到方方面面的知识,尤其是历史方面的知识。我就是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阅读完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

为什么叫微观历史呢?打个比方,给你一个潜望镜,你从这个孔隙中去观望穿透过去的大千世界,你是从一个小的角度潜望广阔的世界。这部历史小说就是从陕南汉中这个地方,以地方志的方式潜望公元1644年前后的岁月,这段不长的岁月里在中国这块苦难深重的大地上有四个帝国、四个政权在相互交错、厮杀和争战。这四个政权、四个帝国分别是大明、大顺、大西和大清。四个帝国仿佛四股洪水,分别从不同的方向涌向陕南汉中这个富庶天府之地,小说家王耀华先生就稳稳地坐在一张古色古香的太师椅上,一边喝着陕南名茶,一边打量着这四个帝国的主角如何上演完他们自己的喜剧和悲剧。

这部小说以大明朝分封到汉中的亲王瑞王朱常浩为中心线索,或者说为潜望镜,把四个帝国凝结到了一起。瑞王朱常浩的命运是这部小说的重头戏,而朱常浩的命运不可逆转,也预示了这个时代主角的命运注定。当瑞王朱常浩为了躲避大顺军的锐利锋芒而从封藩之地的汉中逃往巴郡重庆时,恰好进入到他命运的

终点。大西军攻占了巴郡，他落到了比大顺皇帝李自成还要凶恶的大西国皇帝、屠夫张献忠手心里，张献忠把他点了天灯。虽然我知道朱常浩的惨烈下场，就像李自成把封地在洛阳的福王杀了与鹿肉煮在一起吃掉那样，瑞王朱常浩的被点天灯，作者的描述还是让我非常的震惊。作者的叙事是十分有力的。特别是瑞王千难万险地从汉中逃亡到巴郡，恰好逃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站，这种命运的力量是谁也没有力量抗拒的。假设他没有逃出汉中，他可能就不会进入到他命运的终点。但他不可能不逃出汉中，不可能不逃往巴郡重庆，不可能不那样惨烈地死去，冥冥中的一只大手导演着所有的一切，没有人能够逃脱掉。崇祯帝朱由检没有逃脱，李自成没有逃脱，以瑞王命运终结者自居的张献忠更不可能逃脱。小说着重描写了这四个主角的死。这四个主角中除了瑞王朱常浩这个比其他三个角色地位要低得多的人的死具有少有的壮烈性外，其他三个的死亡多少都蕴含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滑稽性，他们的死似乎很轻很轻，没有丝毫的崇高与庄重。崇祯帝煤山歪脖子树下上吊，死得如小丑一般；李自成正在求神拜佛时被一农民用锄头击中脑部，像一只蚂蚱那样死了；而张献忠是中了从小河对面浓雾中射来的一支箭，是他的投降了大清的大将刘进忠带领清军潜入到他的附近射出那一致命的箭矢的。他的死又像什么呢？一条狗。

大明政权到了崇祯时代，已经不配得到拯救了，从这具躯体中爬出来了两个瘟神，一个是李自成，一个就是张献忠。这两个瘟神比产生他们的母体更具有残酷性和毁灭性。这就是作者呈现给我们的对于这个时代的判决与认识。作者的历史观的不同凡响，奠定了这部微观历史小说的超越与非凡。

小说中还有一些虚构人物，比如秦岭北坡白云观的秋风道长、秦岭中部紫柏山张良庙的秋明、秋月道长，秦岭南坡汉中盆地金华寺的智能和智远大和尚，还有汉中知府唐敬轩的侄儿唐玮，以及瑞王府的大管家米富贵。米富贵与瑞王妃刘紫莲的恋情也是描述得

文采飞扬的。宝峰禅寺,也就是俗称哑姑庵的这个深山一角成了瑞王妃的迷梦桃花源。瑞王扔下她逃往巴郡,对于她来说不是不幸,而是万幸,她的命运的终点不在千山万水之遥的南方,而在近在咫尺的秦岭深处。请看作者是如何描写好人一生的:

宝峰禅寺老主持宏源大师观察和培养了米富贵十余年,在顺治十一年(公元1655年)圆寂前半年,将主持之位传给了米富贵。米富贵在他五十七岁时,当上了汉中北山宝峰禅寺的主持,法号凡净。潘福有一如既往地每月向哑姑山上的哑姑庵送粮、送菜、送鸡鸭鱼肉。每半年向山上的宝峰禅寺送粮送菜送香火钱,歇住两晚,彻夜畅谈,向凡净大师叙说汉中城里的奇闻琐事。每月向金华寺送菜送油。宝峰禅寺的凡净大师活了七十八岁,直到清康熙十五年才圆寂。他的师叔、金华寺主持长老智远大禅师比他大三岁,但活了八十七岁,直到康熙二十一年才圆寂。瑞王妃刘紫莲躲在哑姑庵四十二年,活了八十岁,直到康熙二十四年才谢世。

这样的结局是李自成、张献忠他们不配有的。从这样的安排中,也可尽知作者的价值与道德情操取向了。据说作者打算把瑞王妃躲藏到宝峰禅寺下的哑姑庵四十二年的生命历程作为下一部小说写作的内容,我就有一种期盼,希望早日看到又一部佳作问世。

2014年10月

寇挥,作家,曾获柳青长篇小说奖、陕西省优秀作家奖

创作感言

此书是我1996年三四月份开始计划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原名叫《血溅瑞王府》。后来朋友告诉我，搜集资料不容易，写中篇不如写个长篇。我听从了朋友的建议，计划写一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故改名为《最后的王爷》。

1996年上半年写了四万多字，由于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分心搞文学创作。2005年我退居二线，又搞了三年半基建工作，还是忙。2012年3月，我在中国农业银行汉中分行机关退休。退休以后，我想写，然而，似乎力不从心。还是几个好朋友又是打气，又是鼓励，我终于在退休一年后，将丢下十七年的文字又捡了起来。近两年时间，又写了十七八万字。

这部长篇小说，是以明朝万历皇帝的第五个儿子瑞王朱常浩为中心展开来写的。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朱常浩三岁时，被父皇万历帝封为瑞王，封地在远离京城千里之遥的汉中府。他的王宫、王府及王府花园花了二十六年时间才修建完毕，封地占了汉中城的四分之一，朱常浩二十九岁（公元1628年）才来到他的封藩之地，并且是陕西唯一的一位藩王。汉中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民风淳朴、美丽富庶的盆地。从史料上分析，皇帝一般封王，均将自己的儿子封在富饶的地方。况且，明末的汉中更是一个战略要地，它北倚秦岭，南屏巴山，东达荆襄，西通甘陇，四面环山，是通往巴蜀的一条重要通道。

从史料上看，汉中是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自古以来就很有名气，名人也出了不少。想当年刘邦被封为汉王后，在汉中招贤纳士，筑坛拜将，广招士卒，加紧操练，继而用韩信计，明修栈道，暗度

陈仓，出兵散关，灭三秦，平群雄，完成统一大业。

刘邦曾把汉中作为建立西汉王朝的发祥地；诸葛亮曾把汉中作为北伐曹操的军事据点；南宋时，张浚治兵于汉中，曾给宋高宗赵构上疏说：“汉中形胜之地，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陇右之马。号令中原，必基于此。”

张骞、李固、蔡伦等人都在两汉时期在汉中这块土地上，做过可歌可泣的大事。在中华历史长河中有过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多部史料和有关资料分析看，汉中城郭初步断定是三国期间蜀国大将魏延所监造修建。后来经历多个朝代和多次战争，城墙均程度不同地有所损毁。

从史料上看，元朝以前汉中府归四川管辖。元朝以后，汉中府划归陕西省管辖。汉中府城的扩建，则是在明朝洪武年间的初期或中期。扩建时间大概和西安府城的扩建时间基本一致。

从明朝万历年间起，汉中府就是陕西第二大城市，知府官居四品，和西安、重庆知府同为四品官。明末的汉中城城郭较大，东边的沙包梁（今新桥）一直朝南即是东瓮城城墙，西瓮城城墙即在十号信箱以西，北瓮城城墙即在石马坡（现市土产公司仓库东西一线）下边，绕汉中瓮城一周，约十里。

从史料看，明朝从万历年的后半期直到天启、崇祯年间的初期，全国人口仅为两亿多一点。从崇祯三年陕北、关中闹饥荒开始，接着是洪灾、旱情，民众的不安定因素导致了陕北、关中的扯旗造反。崇祯皇帝朱由检是大明王朝的第十六位皇帝，也是明朝最后一个亡国皇帝。崇祯帝勤于政事，期待恢复大明盛世，重整河山以求中兴，但他接了他哥的一个烂摊子，整个国体千疮百孔。纵然崇祯帝再努力、再勤勉，也无法挽救大明王朝的灭亡……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倾心阅读和研究明清历史。作为一个汉中人，我有责任把三百七十多年前，发生在古城汉中的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写出来。让广大读者知道汉中，知道明朝末年古城汉

中发生了什么……

由于自己水平有限,写作中难免挂一漏万,有谬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王耀华

2014年8月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正月十五日傍晚,皓月当空,寒气笼罩着京华大地。一年一度的东华门外灯市显得特别热闹,八方商贩云集,摆摊的、挑担的,出售各种古董玉器、书帖字画、彩灯香烛、烟花鞭炮、时鲜蔬果、日用杂货;卖小吃的摆出来了热切糕、艾窝窝、爆肚、炒肚、羊肉、羊杂碎、羊头肉。京城里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甚至十里八乡的民众,都赶来灯市凑热闹,人头攒动,拥挤不堪。

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宫中还放了烟火。内宫监火药房制作的花卉烟火堪称一绝,点燃以后,“嘭”的一声冲上天空,夜空中闪现出兰、蕙、梅、菊、木樨、水仙各种花式,闪烁如生。崇祯帝特别喜欢水仙花式,就让太监们多放,一时金盏银盘漫天飘曳,只是少了那股袭人的幽香。

喧闹了一天的元宵节灯会比往年早一个时辰收场了,京城显得异乎寻常的宁静,只有更夫们的打更声在大街小巷内梆梆作响。

紫禁城“养心殿”内,崇祯皇帝倒背着双手,在殿内来回不停地走着。他刚看完烟火,然而并没有往年正月十五看完烟火那种高兴的心情。皇榻小桌上,太监送来的八宝参汤早已不冒热气了。贴身太监王承恩几次从侧门内探出头来,想催促皇上趁热将参汤喝了都不敢。王承恩侍候皇上已有九年,最了解皇上的脾气。每当皇上想心事的时候,最讨厌别人打断他的思路。有一次兵部郎中周之茂急着找皇上禀报紧急军情而突闯“勤王殿”惊吓了皇上后,皇上龙颜大怒,将周之茂踢出了勤王殿,吓得周之茂半个月不

敢上朝。

崇祯停止了来回踱步，迅疾步至窗前，推开了窗户，一轮明月当空悬挂，带着寒意的春风也随之灌进殿内。崇祯仰天叹了一口气，随即关住了窗户。“来人哪！”崇祯拖着长音喊了一声，王承恩已应声在侧门大厅内。“万岁爷，有何吩咐？”“传朕的话，宣范景文、邱瑜进宫！”“奴才明白。”王承恩当即飞奔而去。

面对御案上堆积如山的奏折，崇祯一筹莫展。军情急报接二连三地送进宫中。李自成已攻陷开封、南阳、邓县等十四城；刘宗敏已连破山西九城，杀官军数万，血流成河；张献忠连陷巴蜀德阳、涪州、大邑、泸州等十三城，官军与百姓被屠十数万。长沙、湖州、武昌、九江、南昌的告急文书也如雪片般飞来，愁得崇祯坐卧不安。他又陷入深思之中：半月前，紧急军情飞报入宫，中原告急，朝中已无抗贼良将，在众臣的举荐谏奏之下，崇祯遂将罪臣孙传庭从牢中放出且授以兵部侍郎，令其督守京城。开封十万火急，崇祯又令其援救开封府，途中，开封失陷，又下旨令其任陕西督师之职。想到此，他从沉思中抬起头来，望着御案上的奏折心想：中原、山西接连失陷，陕西军情不知如何？也未见奏报！

回想在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三月的一天，京城附近的天空一片血红，有些惯会大言的术士们传说，这标志着将有大旱，而且是战争的预兆。崇祯帝也听到了这些说法，当时并不以为然。但在做了一年多天子、对于朝廷的一应政务基本上熟悉了之后，他回想起那个所谓“预兆”，又不能不忧心忡忡起来。

此时，他对于这个帝国所面临的艰难局面已经多少有了一点儿了解。他也逐渐明白要想创建一番丰功伟业，让国家摆脱困境，重新兴旺起来，实在是极其困难的。在他面前，至少有四个巨大的难题。

一是边患。满族后金政权自万历年间崛起于东北，其军事力量直逼山海关，正在给大明帝国的边防造成极大的威胁。

二是民饥。连年的水旱灾害使得全国各地相继出现大饥荒，人民大量死亡，没有死的或是大批流亡，或是揭竿而起，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已经有陕西白水、府谷、宜川、安塞等县农民纷纷起义，陷城杀吏，事态正在不断扩大。

三是财匱。边防需要钱，平乱需要钱，赈灾需要钱，庞大的政权机构和皇家开支更需要钱，但阉党给崇祯帝留下来的财政基础却是挖空了的国家府库和亏空赤字。

四是朋党。自万历时期留下来的党争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朋党交哄于朝不但常常耽误国家大政，有时就连正常的政务都要受到影响，弄得人心惶惶。

四大难题，没有一个是容易解决的。再加上官僚腐败，法纪松弛，道德沦丧，世风不古，要想开创一个中兴局面真是难上加难。

进入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以后，明王朝大势已去的征兆越来越明显了。

在内地横行无阻的清军于上年末连下山东州县，并且攻陷了鲁王居住的兖州，鲁王朱以派及东陵王、信阳王、东原王、安丘王等一批郡王被杀的被杀，自尽的自尽。年初，清军兵分两路，一路略东南，围攻属于南京直辖的海州（今连云港）、丰县、沛县等地；一路渡黄河向北，再次蹂躏鲁西、鲁北。奉命征讨清军的明军各路兵马或是借口粮饷不足，或是借口修城筑垒，全部在远离清军的地方观望。负有守土之责的地方官更抵抗不住强悍的清军，要么带上细软逃跑，要么献城迎降。清军虽然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几个月来毕竟鞍马劳顿，于是趁着春至草肥，竟然在山东各地牧马歇兵，安安稳稳地休整起来，直到四月才载着大批战利品悠然北返。最可惊怪的是明朝朝廷对于将帅们的逡巡怯战，竟也眼睁睁地听之任之，毫无办法。

农民军在中原一带的攻势更让人心惊肉跳。李自成部在河南大败明军之后开始向自古兵家必争之地的荆襄地区进军，十二月

初,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襄阳,十几天以后又占领了荆州。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新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克了湖广的承天府(今湖北钟祥),不久又攻占汉阳,离湖广省城武昌只有一江之隔。此时,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大体已经占有河南、湖广两省十来个府的全部州县,根据地连成一片。这年春天,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昌义府,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李自成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以牛金星为丞相,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机构,在地方上设防御使,所辖府、州、县分别设府尹、州牧、县令。这时候的李自成农民军,早已不是明廷所谓的“流寇”“盗贼”,而成为一个地域广阔、军力强盛的俨然敌国。

农民军的另一支主力张献忠部在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八月信阳失利后一度蛰伏休整,没有什么大的行动。但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夏季起,又在安徽一带活跃起来,五月攻克庐州(今合肥),七月在六安大败明军黄得功、刘良佐部。崇祯十六年初(公元1643年),张献忠又率部西进湖广,连下黄梅、广济、蕲州、浠水各州县和黄州府(今湖北黄冈),眼看就要沿江而上,袭击武昌。

在两支农民大军的夹击之下,长江中游一带的明朝地方政权犹如摧枯拉朽一样地被一一拔除,像几年前那样凭城抵抗的地方官员已成凤毛麟角,倒是带头开城投降的官员士绅大大增多。这也反映了一种社会思潮的变化,本来在明朝士大夫中极为流行的忠君气节,随着国势的日趋衰落和对朝廷的日益失望,逐渐被消磨得所剩无几;而顺应天命准备改朝换代的意识却在许多士大夫中慢慢滋生。到了明王朝临近灭亡的时候,在李自成和张献忠的麾下已经聚集起包括明朝原任中央和地方官僚,以及举人、生员等相当一批旧王朝知识分子。

“启禀万岁爷,范景文、邱瑜殿外候旨。”王承恩声音不大不小、口齿伶俐地禀报着。崇祯闻声忙说:“宣他们进来。”言毕,他从龙椅上站起,绕过御案,迎上前去。范、邱二人进殿来,跪向走来的崇

祯朗声道：“微臣参见皇上。”“两位爱卿快快请起！”他扶起了二人，“赐坐！”王承恩早已将两把殿椅放在了范、邱两人身后。崇祯绕到御案后，缓缓坐进龙椅，言道：“深夜召两位爱卿进宫，谅你们也知个中情由。近日，军情急报接连送来，中原、晋中和荆襄相继失陷。据锦衣卫禀报，满洲奸人已混入京城，四处散布谣言，打探消息，两位可有耳闻？”“启禀皇上，军情我等已详情尽知。昨日家仆在街上打探情况禀报，近日京城谣言甚多，百姓中流传几句顺口溜……”大学士兼工部尚书范景文欲言又止，不敢看皇上。崇祯急切地道：“都什么时候了，还吞吞吐吐，快快讲来！”说着话，他从龙椅上站了起来，望着范景文。“说是：明也败，李也败，满人入关，建出一个新朝代！”范景文说完这几句话，脸上汗津津的，不敢看皇上龙颜。崇祯听后，脸上的肌肉微微抽搐了几下，憔悴的脸庞上泛出青色。他拂袖一甩，言道：“荒唐至极！可恶至极！”随即，又落座在龙椅上。这时，军机大臣兼礼部侍郎邱瑜禀道：“启禀万岁爷！微臣刚刚收到陕西军情急报，孙传庭报请朝廷给原南阳守城副将陈永福晋级请功！”说着，邱瑜将袖中奏折取出递与皇上。崇祯接过奏折，展阅之后，脸露喜色，继而哈哈大笑，笑得范、邱二臣莫名其妙，“闯贼啊！独眼……”

原来，孙传庭奏章向朝廷报告：南阳守城副将陈永福在闯军攻打南阳城时，李自成在城下向官军守城将士呐喊让其投降，被陈永福拈弓搭箭，“嗖”的一声，射中李自成左眼，闯军顿时乱作一团，鸣金退回。三日之后，南阳城被闯军攻陷。守将刘国能战死，副将陈永福寡不敌众，带了百余人突围出城，边打边退，去了关中，投在了孙传庭帐下，协助孙传庭驻守西安城。孙传庭将此重要军情报告朝廷，并奏疏朝廷给陈永福报功请赏。贼首已成重伤，肯定会伤贼军士气，此事使崇祯着实高兴了一阵。当下，崇祯吩咐邱瑜拟旨给孙传庭，委任陈永福为陕西总兵，协助孙传庭督守西安城。

陕西总督汪乔年在襄城被俘身死后，一直作为围剿农民军的

主力之一的西北军没有了统帅，崇祯帝在认真斟酌了可能的人选之后，决定重新任用原陕西巡抚孙传庭。

孙传庭自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出任陕西巡抚起开始主持一方的围剿，而且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才干。但这位能干的统帅又是一个极其傲慢自负的人，也是少数敢于抵制崇祯帝的自作聪明的大臣之一，因而很不讨崇祯帝的喜欢。为此他付出了代价，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先是被撤职，而后又被逮捕，关在刑部的大牢中，一关就是两年多。直到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年末，当时的首辅周廷儒几次提出孙传庭人才难得，希望皇帝能赦免孙传庭并委以重任。崇祯帝也感到几个堪为任用的军事人才如杨嗣昌、洪承畴、傅宗龙等人死的死，被困孤城的仍困孤城，也确实亟须像孙传庭这样的人，因而将他开释，起用为兵部侍郎。他还在文华殿召见了孙传庭，向孙询问平定内乱的方略。孙传庭对天下大计从来有一套自己的见解，对皇帝侃侃而谈。大概是因为在狱中关得久了，不了解天下大事已经败坏到何等地步，也不知道农民军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当初，他还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说，只要有五千精兵，就足以破贼。崇祯帝是第一次单独召见孙传庭，很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立即命他率领京营部队前去解救正在被围困的开封。李自成却已经自解开封之围，转而攻打堰城、襄城，消灭了汪乔年部。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这个孙传庭最合适担当陕西总督的重任。

这时候在中原对付农民军的名义统帅是七省督师丁启睿，但此公庸碌无能，任职以来毫无作为。崇祯帝任用孙传庭，实在是把他当成围剿农民军的中坚人物。孙传庭对于皇帝的信任也颇为感动，入潼关后就召集西北诸将，杀了颇有实力但一直不服从调遣的总兵官贺人龙，把贺部万余人全部收作自己的标兵。各路将领震慑于孙传庭的威严和名望，一时都还驯顺，陕西军团成为当时明朝唯一一支有强大战斗力而又听从朝廷调遣的主力部队。崇祯帝对

孙传庭的表现也十分满意,多次降谕嘉奖,并且把一举歼灭农民军主力的梦想全部寄托在孙传庭身上。

崇祯谕旨完毕,对范、邱二臣道:“二位爱卿,当前局势混乱,国势衰微,闯、献二贼势力日渐壮大,满人在关外蠢蠢欲动。孙传庭驻守陕西抽不出身来,我朝能征善战之将寥寥无几,真正忠于朝廷的十几位战将已壮烈捐躯,左良玉、黄得功先后都降了闯贼。大明二百七十多年的基业危在旦夕!二位爱卿是辅政大臣,难道也无妙计良策挽救朝廷吗?”说到激动处,他站了起来,随即,又气恼地坐在了龙椅上。范景文低垂着头,默然不语。邱瑜沉思片刻之后,禀道:“启禀圣上,微臣有一想法,不知可行否?”崇祯言道:“说说看看!”邱瑜站起身来,紧走两步,面向御案前向崇祯道:“古语说得好,擒贼先擒王,贼首一亡,贼军定会大乱,不战自败。依微臣之见,选一精干之人,联络江湖高人、武林豪杰,同心协力,暗地里除其闯、献、刘众贼首,贼军定会慌乱不堪。朝廷再重新调度兵力,选派干将,将其剿灭,不知此计可行否?请皇上定夺!”听得此话,崇祯无神的大眼里顿时有了些许生气,他双肘撑着御案向邱瑜问道:“不知江湖英雄肯帮朝廷忙否?”邱瑜道:“微臣的一内侄,姓唐名敬轩,系陕南汉中府知府,素与江湖豪杰来往密切,且其中几位江湖人士乃武林奇士,身怀盖世奇功,曾多次为朝廷效过力。我可荐一封书信给内侄敬轩,托他联络江湖英雄成就此大事,只是这送信之人,还请皇上决断!”崇祯脸上气色由阴转晴,稍稍思索之后问邱瑜:“你看锦衣卫副掌事胡毓琦能担此任否?”邱瑜道:“胡掌事乃大内高手,是皇上贴身护卫,又与江湖素有来往,由他前去,事情成了一半,甚好!甚好!”邱瑜喜形于色。崇祯随即吩咐:“来人哪!宣胡毓琦进宫!”王承恩闻呼应道:“奴才明白!”言罢,拔腿飞奔出宫而去。